政文委

·供批判用·

“四人帮”罪行材料

（二）

总参谋部政治部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张春桥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在总参党委扩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在总参党委扩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对总参的情况我了解很少，基本问题刚才叶副主席已经讲了。中央指定我和登奎同志协助叶副主席，帮助你们把这次会议开好。本来，话应该在后面讲，因为情况了解的少。让我讲一讲，我就说一点意见。

我同意叶副主席对总参情况的估计。从工作成绩来讲，当然成绩很大，在历史上的成绩已经讲到四十年代了，就是这几年，成绩也是很大的。人，绝大多数是好人，这是应该很清楚地看到的。既然这样子，现在为什么还要开这个会呢，而且“九·一三”后已经开了两次了，这是第三次。刚才，才千同志、仲华同志讲了。上一次还作了这么一个估计，说差不多了，基本上查清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开第三次，而且中央、中央军委这么郑重其事，还指定几个人参加你们的会议，管你们这个事情，可见这个事情还没有完。不是基本上解决了，而是还没有解决，所以需要再花一些工夫。我虽然对总参的情况了解不多，但总参两次扩大会的简报看了，

说看得那么细也不是，但总是看了。看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怎么样？觉得和我了解的情况有点不大相符，不太相称。

总参这样一个重要部门，林彪是直接管的。不但林彪直接管，而且“五个大将”都管，不但“大舰队”的“五个大将”管，而且“小舰队”的林立果也插手了，不只是总参的个别部门他插手，而且许多部门都插手了，这都是有材料的。所以，大大小小的“舰队”对总参都是下了功夫的。刚才讲到“基本力量”，“根据地”，主席是这样讲过的，如果讲“基本力量”，讲“根据地”，第一是北京，而不是上海或杭州。虽然在“九·一三”以前，他们准备对主席下毒手是先在上海、杭州，但他的主力军和统帅部是在北京。他的“五个大将”在北京，而且是在北京同时动手。包围钓鱼台是在北京嘛。所以，不能说他们只抓了空军，只抓了海军。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要行动，要坐飞机，因此空军暴露得最彻底，名单中央是从他们直升飞机上拿到了，是这样子。我们同志们有一个印象，认为就是空军、海军的问题，海军的同志也是这么一个说法，认为主要是空军的问题，我们海军没有什么事情，后来事实证明情况不是这样。我觉得总参的问题不比海军、空军轻，因为总长、副总长都直接在总参活动，而且几个重大行动都是从总参出

来的。例如庐山会议调电台去了，第一个号令，等等，他们的一些机密材料也是从总参拿走的。电报他们也改过。同志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轻松一点，或者认为他控制的不那么严呀！不应该这样看。有些事情同志们也揭了一些，但是有些事情还没有揭到，有些事揭了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没有从林彪搞反革命政变，从根本上要改变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这个基本问题上看，无非是说都是正常工作关系。当然，里面有许多是正常工作关系。李达同志刚才不是说了往来问题嘛，当然有往来，我们在座的同志有的可能和林彪还没有往来，只是到了副总长那里，但有的同志不是这样。往来也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一种是不正常的。最后见林彪的，在座的是登奎同志和我。见面是经常见的，我说的是最后。八月十六日，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总理带着登奎同志和我，还有黄永胜，我们四个人到北戴河向“副主席”汇报嘛，这是最后的“告别”。那时候还不晓得他已下了这个决心。这都是正常往来，他是党的副主席，应该向他报告工作。有一些就不是这样，象刚才说的一些事情，那就不是正常往来。有些事情表面是正常的，但实际上它是政变阴谋的一部分，我们就要重新认识，重新来看。比如调电台到九江，有些同志干

了这个事，也不一定知道是阴谋，那么现在就要重新认识。这要区别对待，有些同志干了这个事情，但他不晓得是什么事情，现在已经知道了，如果还以为是正常的行动，那就不行了。你可以说你当时不知道，你讲清楚。真正是讲清了，象卜占亚那样子，党还是信任你的。所以，我觉得对总参的情况不要估计得过分严重。但现在有些同志总觉得差不多了，或者没有什么了，都是正常关系，或就事论事，就一件事而不是和整个第十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看待问题。如果不把问题提高起来看，那么我们的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的，不亮。

上一次听总参的汇报，一谈无非是这样，作战部、二部、三部都汇报说，事情都查了，查的结果都没有什么，反正都不是敌我矛盾，完了。我们听了这个，觉得奇怪，那么容易！因为，我们这几年有一点经验，查一个案子可难了，你们就那么容易搞清楚，就那么容易做结论呀？相反的，把一大堆与第十次路线斗争无关的事情汇报了一大套，什么某某人一年了没有见到家属，爱人在外地现在没法调来，生活上有困难等等。我说，这些问题应该关心，但批林整风首先搞这个是不行的。

我觉得在总参内部政治生活里面，党的生活里面有些歪

风邪气，正气不能伸张，对邪气没有抵制，因此不是十分关心第十次路线斗争这样的大事，只关心了一些别的事情。明明有些事情如果从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就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我们有些同志把他看成是小事，一般的事。我可以举那么一个例子，就是你们这里关于于会泳××、浩亮××到胶东一行的问题。这不是什么林彪的阴谋，而是从这个事看一看我们的政治空气。浩亮××，大家知道是搞京戏的，演李玉和的，于会泳××是作曲的，有几个戏的曲子是他作的，还有刘庆棠××，是演《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的。他们几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贡献，身体都搞垮了。中央决定，说你们休息一下，跟上医生到青岛去，同时在休息期间，还带些创作任务，看些当地的戏。不是有很多人讲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坏了，没有电影看，没有戏看吗？这不是在攻我们吗？这几位××都已经累成这样子，所以决定他们休息，而且还带着任务。这几位××到了青岛，×××、×××同志对他们很热情，就安排他们看了一些东西。好，忽然刮了一股风，说他们看了不应该看的东西。当然，可以提意见，如果说那是军事机密，不应该看，因为他们不管这个工作嘛。但是事后我们了解，没有什么军事机密，就是一个导弹，老

掉牙的，根本不是什么机密了。而且反革命分子董其采过去都看了，从来没有人向中央报告过，没有人说泄密，为什么这几个革命的××要去看一看就不得了呢！首先是青岛，其次是济南军区，包括袁升平同志在内，就刮了这股风，说不得了，这些人怎么搞的！而且还骂了他们，用了非常恶毒的语言，我可以在这里说一说，他们说，一些“戏子”有什么了不起！看这些东西！同志们，你们懂什么叫“戏子”吗？那是过去地主资产阶级骂旧艺人的话，而我们这些××是革命的共产党员啊！这个谣言一直刮到我们总参，我们总参离青岛很远嘛！刮到我们这里后，我们这里不仅没有任何抵制，而且相反把这些谣言集中起来向中央写信。当然可以写信，这是允许的，任何个人都可以向中央写信，正确的意见、不正确的意见都可以写信。问题是这信里面反映了错误的观点。后来我出于好意，我去查了一查，我就批了一下，说那条不对，那条不对。后来作战部写了个检讨，但根本没有做什么自我批评，不象样子。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革命和不革命这些问题上，我们的同志不是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旦自己的同志受到进攻，应该和他们站在一起，保护他们，而是站在错误的一边。青岛那里有一

些人就是攻×××、×××同志的。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听了一些话就很容易听进去。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这样尖锐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中，我们的同志没有受到教育。如果是这样的精神状态，我感觉到，看总参内部的许多问题就没有鲜明的是非观点。我们现在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嘛！不是要象雷锋同志那样对自己、对敌人爱憎分明嘛！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总参的批林整风，有些事情就查不清楚。因为对林彪和他的死党恨不起来。那种话，我就不赞成，你们是当班的，我们是不在位的，你们交代！对这种人我不欣尝，他认为自己是局外人。这场斗争没有什么局外人，这是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大事嘛，是决定我们党的命运的大事嘛。虽然全国的问题解决了，从这个方面讲可以说差不多了。但就一个部分来讲不一定，在全国其他地方一些局部如果现在还搞不清楚，暂时放一放可以，但总参不行。总参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把它搞好。所以应该通过这次会议学习文件，把政治空气换一换，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够真正在我们政治生活里面起决定作用，歪风邪气应该受到抵制。

对所有犯错误的同志，叶副主席说了，我们一定按主席

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指示，不管多大的错误、不管是严重的错误、或者犯罪、或者是严重的犯罪，只要讲清楚了，都可以得到党的谅解和宽大。在小组会里讲可以，在大会上讲也可以。根据在其他单位的做法，也可以找我们谈。如果觉得你的问题涉及到工作秘密，那么除各部门相互之间有联系的事情以外，业务上的秘密不要在会上讲了，还是按照我们平时的业务纪律和规定来做。有的由于自己有顾虑，觉得在会上不便讲，要求和几位副总长讲也可以，要当面单独谈也可以。如果你觉得和几位副总长谈还不行，找叶副主席、登奎同志和我也可以，三个人一块谈也可以，个别谈也可以，总是问题要谈出来。一年多来，这种事干得多了，有时个别谈还见效。如卜占亚，最后一直到我们政治局的几位同志找他谈话，才讲清楚。他怕，说这些问题讲了不得了，我们说，不要怕，我们保你，但有一条你要谈清楚，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你无非是准备去广州的事嘛！我们根据主席的一贯方针，我们这样做。如果那些同志觉得有些话不便于在会上谈，找我们可以。如果对我们三个人还不相信，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让我们转交可以，你密封好了让我们转交也可以。

我讲这些话的目的，无非就是说问题是存在的，有些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但我们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包括犯严重错误的人，都是按照主席的指示，能挽救的就挽救，能拉的就拉。现在林彪已经死掉一年多了，贼船已经沉底了，有几个破片子还浮在水上，有问题不讲出来自己也是很痛苦的。你这个事情给党讲了就行了，党就继续信任你。象卜占亚就是这样，原来曾经考虑还让他回湖南继续工作，后来认为他回湖南有困难，主席、中央就考虑是不是调换一下，但党籍还保留，还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开除党籍、撤职查办。海军的×、×也还是原来的工作没有动。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根据党的政策，把自己有些什么问题都讲出来。我相信，经过这一年多来，应该有决心把问题搞清楚，这一次会议就是创造条件。使一些同志把问题讲清楚，因为过去没有机会呀！有些问题过去没有说的，现在说还来得及。

我就是补充这么几点意见，讲的不对的，请同志们批评。